

議員訪滬是溝通之旅、交流之旅、學習之旅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3月17日，特首梁振英宣佈，接獲中央通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將在上海與立法會議員會面，就政改等問題進行交流。中央安排全體議員訪問上海，王光亞、李飛還專程赴滬與議員會面。這是一次溝通、交流、學習的難得機遇。立法會議員有責任為700萬港人謀福祉，無論有什麼政綱、持什麼觀點，都應該消除顧慮、偏見與猜疑，主動參與這次活動。

議員訪滬是一次與中央直接溝通的機會

梁振英表示，自上周三他宣佈中央接納其要求，安排議員去上海訪問之後，特首辦通過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接獲部分議員關於行程主要本的想法和要求，部分議員也直接向特首辦反映意見，他把有關要求向中央轉達，包括議員希望與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見面，交換意見。

眾所周知，王光亞、李飛不僅是主管港澳事務的高官，而且還是港澳問題專家，對中央政策把握、對基本法內涵的認識、對香港事務的熟悉程度，都堪稱一流。以往，議員們與中央官員隔空喊話，難免詞不達意，意有曲解，或多或少存在誤讀、誤判、誤傳，現在中央能夠安排議員訪滬，派重要官員面對面與大家溝通，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雙方話題所指，只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符合基本法的要求，有利於國家和香港的繁榮穩定，相信中央一定會認真考慮，這對於推動香港政制發展、民主進程、民生改善都有推動作用。

當然，難免會有一些議員對這次活動有自己的解讀，甚至給活動貼上「統戰」、「洗腦」、「軟化」的標籤。果如此，就有點「走火入魔」了。试想：中央不和你溝通，你要說中央高高在上，不聽民意；中央和你溝通，你又老是猜疑，豈不是小家子氣了？

議員訪滬是一次與內地交流的機會

今天的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合作交流才能實現互利共贏。如果說港人視野和胸襟不開闊，缺少合作交流的基因，那是不客觀、不現實的。但不可否認，某些港人也有視覺上的盲區和認識上的誤區。他們可以「兩眼向洋看世界」，但對身後內地變化關注不夠，還是用老眼光看內地，還用陳舊的思維模式去解讀內地。這些表現都是不合時宜的。

議員們訪滬，不妨多看看、多聽聽，用心去感受內地變化的每個細節，探尋香港與內地合作的機遇。李克強總理前不久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說，內地正在進一步擴大開放服務業，香港在這方面是有專業優勢的，近水樓台可以先得月。

事實的確如此，CEPA簽署10年來，內地與香港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面呈現出可喜變化。而陸續簽署的補充協議的實施，也使制約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的障礙逐步得到解決。目前，CEPA涵蓋的服務行業包括了銀行、建築、醫療、法律、會計等，它鼓勵更多香港的專業人員進入內地發展，包括開放專業考試符合資格的香港居民的進入、在香港設立考試點方便香港專業人士參加內地專業資格考試等，這為以服務業為支柱的香港創造了更多發展機會。

那麼，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還需要解決什麼難題？議員訪滬，可以與各方人士探討交流，今後，可為提升雙方的合作水平多做一些有益的事。至於議員們關心的香港與內地合作中的一些問題，也可乘此機會向中央官員表達自己意見、反映政黨訴求、提出各種建議。

議員訪滬是一次借鑒上海經驗的機會

不可否認，在某些港人心裏，對上海的快速發展心存「瑜亮情結」，特別是上海自貿區的試驗建設，在一些人看來，上海和香港會在一個碗裏搶食。其實，大可不必這樣狹隘地看問題。上海與香港各有各的優勢，關鍵是港人應以良好的心態看待上海，了解並借鑒上海的長處。

上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上海現在的人口已經達到2400多萬，其中有900多萬外來人口。上海

從來不排斥外來人口，而是稱他們為「新上海人」。上海還與周邊的兄弟城市建立了「長三角城市聯盟」，打破壁壘，互聯互通，攜手發展。上海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從城市建設，到產業轉移，再到世博會，對於上海這樣一個超大型城市來說，辦成每件事都不容易，但上海做到了。上海值得香港學習的地方當然不止這些，還有很多秘訣值得人們探究。只有走近上海，才能了解上海。

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社會的精英階層，無論來自哪個黨派，都應把700萬港人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抓住這次機會，開啟一次有意義的行程，定能大有收穫。2005年，香港立法會議員歷史性地到珠江三角洲展開了為期2天的訪問，先後到訪深圳、東莞、廣州和中山等地，不僅與廣東省領導交換了合作建議，還實地考察了廣東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被稱作是「破冰之旅」；今天，議員們能夠再赴上海，可以堪稱是「溝通之旅」、「交流之旅」、「學習之旅」，何樂而不為呢？能夠反映社會訴求、凝聚各界共識、推進民主進程、維護港人福祉，這才是有責任、有擔當、有遠見的議員首先應該考慮的。



屠海鳴

挑撥兩地矛盾 受苦是港人

劉炳章 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日前在尖沙咀廣東道發生的辱罵內地旅客事件和旺角「拖籠」反自由行旅客事件，一小撮激進示威者聲稱行動目的是為了保障港人利益，又斥罵內地旅客搶奪港人資源。但在筆者看來，不管其出發點如何，最終只會挑起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矛盾，把旅客趕走後，最終只會害苦香港人。

先不說其他，絕大部分今天被稱為「香港人」的市民，祖先均是來自內地，如40、50年代因政局動盪來港的資本家和企業家，以及60、70年代為改善生活來港的勞工。不管是哪個年代來港人士，以至近年透過單程證計劃來港家庭團聚的人士，大家都視香港為安身立命之所，大家同宗同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盲目針對內地遊客百害而無一利

現實一點看，2012年，香港的對外貿易總額為73,465億多港元，與內地的貿易總額更達36,986億多港元，單是內地和香港兩地的貿易額，已佔香港對外貿易總額逾一半。2013年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額更是有增無減，較2012年上升17.5%，香港的上市公司更有超過50%是內地企業。種種統計數字都清楚告訴我們，內地和香港經貿已經高度融合，硬要將兩者切割，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再者，根據非正式統計，現時有超過30萬港人長期在內地工作、營商和生活，尚未計算在港內地企業聘用的無數職位，破壞香港經濟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事事盲目針對內地和內地人，對香港又有何益處呢？

猶記得早前有人提出徵收陸客入境稅，這個聲稱是幫助港人的「建議」，竟引起一輪熱議。事實上，根據入境處最新的數字，香港每日大約有11萬人次外地訪客，主要是循陸路進入香港的內地客。相對於每日多達18萬人次的香港居民通過陸路口岸進入內地，可以看到入境內地的港人數目遠比赴港內地居民為多。一旦香港向內地來港居民徵收入境稅，內地亦可能對港人作出相同的措施，受害的還是香港人。

反對自由行的人士不時拋出數據，指旅遊業僅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4.5個百分點，而單就自由行而言，只貢獻GDP約1.3%，對整體經濟貢獻甚小云云。這種說法，實際上是誤導，因為單是那看似微不足道的貢

獻，便直接涉及多達11萬個就業職位；事實上，早有論者指出，現時香港旅遊相關行業聘用的僱員高達60萬名，佔香港總勞動人口約六分之一，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基層前線員工。無論如何，旅遊及相關行業會影響香港數以十萬計家庭的生計，是個不爭的現實。所謂「驅蝗」的示威者曾否想過，他們一小撮人的激進行為，除影響內地旅客、加深兩地人民的誤會外，其他海外旅客看在眼里甚或被殃及的，同樣會對香港心生負面印象，更何況這班激進示威者在示威過程中曾經錯罵韓國旅客。不管如何，內地旅客合法入境，理應可享受旅遊樂趣，跟各國來港旅客一樣，都應該受到香港人相同的尊重和招待。

兩地血濃於水 應互相尊重

假如示威者只是針對部分內地旅客的不文明行為，例如亂過馬路、吐痰、抽煙、大聲談話、亂拋垃圾等，這樣還情有可原，但香港人，包括那批激進示威者亦應想想，香港其實不也曾走過同樣的路嗎？年紀稍長的應該還記得，電視日夜播放政府製作的教育宣傳片「慢慢走，勿亂跑，馬路如虎口」、宣傳反吸煙的「黑肺」電視片、發動全港捉「垃圾蟲」和制訂定額罰款等。文明，是需要透過人們互相教育、互相感染和互相監察才能獲得的成果，內地和香港血濃於水，怎麼我們就不能以自己最好的一面向同胞展示，讓內地客將我們的「好」帶回內地，感染他人呢？

除針對內地旅客外，近年又有人提到，要求減少移居香港的單程證數量，甚至要為人口「封頂」，以免有更多人來港「搶資源」。這種要求，明顯忽視了現時香港的實際情況。最新的資料顯示，2012年有多達20,161名港男娶內地女士為妻，同時亦有6,785名港女嫁予內地男士為妻。這批合共近27,000名的香港居民，至少有一半選擇與另

一半在港發展。跨境婚姻持續增加，凸顯團聚需要之殷切，亦顯示出未來人口結構改變和增長是不變的現實。中央政府近日宣布，原定在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將改在北京舉行。有關安排是否與上述「盲目反中」的行動有關？會否是一種警號、又會否陸續有來呢？

務實擴容 把握商機

筆者明白，旅客數量增多，對香港市民的確造成不便，兩地的文化差異，衍生不少誤解和衝突。然而侮辱和謾罵式的示威抗議活動、不同意見人士間互相指摘詛咒，一切都無助解決問題。理智的香港人一定明白，內地和香港融合是香港不能改變的發展方向，兩地人民交往只會愈來愈頻繁，我們亦要調整心理，接受這改變是生活中不能和不應改變的一部分。

反過來說，香港人今天可以自由往返內地工作、投資、營商、居住、養老、求學和旅遊等，不需申請簽證、可多次自由出入，而且沒有限期。一旦內地限制或撤去此等措施，會對香港經濟有何災難性影響？會有多少人失業？社會又會變得如何動盪？筆者實在不敢想像。

與其整天埋怨旅客帶來的不便，倒不如務實地想辦法擴容，把握這難得的商業機遇，讓社會大眾一道享受自由行旅客帶來的種種好處。連月來，打造大嶼山人工島、設立邊境商業城等官方或民間的多個構想已分別出台，從積極層面去看肯定有助於分流旅客。但如何可以付諸實行，則還需各界秉持客觀理性的態度，有商有量一起尋求共識。



劉炳章

長毛拉布荒謬

「剪布」看反對派

現在看來預算案「拉布戰」已是不可避免，關鍵是何時、怎樣、誰人去停止這場不義之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過去曾運用《議事規則》第92條所賦予的權力進行，但一方面法院仍在處理「剪布」裁決的相關訴訟，曾鈺成會否照用如昔仍是未知之數；另一方面過去多次「剪布」固然成功停止了「拉布」，但也變相為激進反對派解圍。曾鈺成早前便提出了在制度上解決「剪布」問題，思路無疑是正確的，這4個建議對於處理「剪布」的尺度並不相同，但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需要大多數議員通過，即是反對派將成了能否終止「拉布」的關鍵力量。「剪布」的球已交到反對派之上。

立法會大會將於下月開始審議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並最遲要於5月中通過，否則本港可能會出現「財政懸崖」。然而，激進反對派卻懶理政府停頓對民生的影響，堅持在預算案審議時發動「拉布」。現時政府已經收到立法會議員就預算案所提出的近7000條問題。過去一些議員總喜歡利用這個問答環節去問一些無聊瑣碎的問題以刁難官員，但這次更加離譜，長毛梁國雄竟然問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過去五年究竟花費了多少人力和公帑處理URO事宜上，這些問題已經是公然浪費官員和議會時間精力，浪費公帑，選出長毛之流的議員也可說是香港的悲哀。而除了問答環節外，一眾激進反對派也揚言會在辯論時提出大增修訂，以達到「拉布」阻礙預算案通過的目的。

長毛「拉布」實為虐老

荒謬的是，長毛等人為了讓「拉布」出師有名，於是打出了安老的旗幟，聲言除非財政司司長設立一個未來養老基金，為人口老化未雨綢繆，否則必在預算案辯論時再「拉布」；其他激進反對派議員看來也會將安老問題借題發揮。為什麼激進反對派總是以安老作為「拉布」的理由？原因很簡單，一是這個議題表面上是為長者和廣大基層市民爭取權益，可以討好市民；二是他們所提出的都是些不切實際的建議，全民退休保障、退休基金不是長毛之流喊喊口號就可以，當中涉及大量的難題，需要長時期的論證和討論，也未必符合香港的現實情況，所以實行機會極低。正是因為成事機會不大，激進反對派才可以將此作為「永遠爭取的目標」，在每次選舉、每次「拉布」時循環再用一遍，本小利大。

長毛等人最虛偽的是，他們所作所為名為護老實為虐老。如果預算案不能在5月中通過，6月政府隨時可能面對缺水之虞，各項政府服務、社福開支可能要暫時停止，屆時長者的綜援金、生果金能否如期發放也成疑問，更不要說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多項扶貧措施更會受到拖延，最終受害的正是廣大的基層市民和長者。長毛等人明知所提的要求只是鏡花水月，當局過去從來也沒有因為「拉布」而就範，但他們堅持「拉布」，這等於是將基層市民和長者作為自身的政治籌碼，難道這就是他們口中的「濟弱扶傾」？長毛等激進反對派的虛偽和計算，令人不齒。

現在看來，「拉布戰」已是不可避免，關鍵是何時、怎樣、誰人去停止這場不義之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過去曾運用《議事規則》第92條所賦予的權力進行，但一方面法院仍在處理「剪布」裁決的相關訴訟，終審法院將於9月開庭，雖然在這段期間並不影響主席運用權力，不過曾鈺成會否照用如昔仍是未知之數；另一方面過去多次「剪布」固然成功停止了「拉布」，但也變相為激進反對派解了圍，他們更借此大肆攻擊曾鈺成。

反對派不能再對「拉布」隔岸觀火

因此，曾鈺成早前便提出了在制度上解決「剪布」問題，向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4個剪布建議，一是在議事規則訂立程序，讓議員在內會提出終止辯論議案，在獲大多數議員支持時，可交大會即時表決；二是設定辯論時限；三是由立法會主席決定議案「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定義；四是賦權立法會主席選取修正案付諸表決。只要「剪布」機制設立，屆時責任便由全體議員承擔，令激進反對派再無口實。

「剪布」制度化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這4個建議對於處理「剪布」的尺度並不相同，例如要求在內會獲大多數議員支持，難度上與通過政改方案一樣；但所有方案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需要大多數議員通過，即是反對派將成了能否終止「拉布」的關鍵力量。反對派對此明顯不樂見，原因是過去在「拉布戰」他們都故意置身事外，隔岸觀火，樂見政府與激進反對派兩敗俱傷。但當機制設立後，任何終止的建議都需要反對派的支持，他們如果支持，肯定會被激進反對派攻擊；不支持又會被主流民意責難。所以，他們對於「剪布」機制一直費煞思量，原因正在於此。不過，「拉布」對民生有害無益，激進反對派要玩火是他們的事，反對派沒有理由參與其中，反對派如果繼續拖延，等於站在民意的對立面，將要承擔沉重的政治代價。